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百五十三

史部

宋史卷三百二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八十四

劉平

弟兼濟
郭遵附

任福

王珪武英桑懌
耿傳王仲寶附

劉平字士衡開封祥符人父漢凝從太宗征河東岢嵐
憲州累遷崇儀使平剛直任俠善弓馬讀書彊記進士
及第補無錫尉擊賊殺五人擢大理評事知鄆陵縣從

南充夷人寇涪井監轉運使以平權瀘州事平率土丁三千擊走之祠汾陰遷本寺丞還路由安州遇賊十數人平發矢斃三賊餘駭散以寇準薦為殿中丞知瀘州夷人懲前敗不敢擾邊召拜監察御史數上疏論事為丁謂所忌久之除三司鹽鐵判官河北安撫改殿中侍御史陝西轉運使與副使論事不合徙知襄州仁宗即位遷侍御史初真宗知其才將用之丁謂乘間曰平將家子素知兵若使將西北可以制敵後章獻太后思謂

言特改衣庫使知汾州屬戶明珠磨縻族數反覆平潛
兵殺數千人以功領賓州刺史鄜延路兵馬鈐轄徙涇
原路兼知渭州胡則為陝西都轉運使平奏曰則丁謂
黨今隸則部慮掎撫致罪徙汝州改淮南江浙荆湖制
置發運副使行數驛召還真拜信州刺史知雄州居四
年遷忻州團練使知成德軍景祐元年拜龍神衛四廂
都指揮使永州防禦使知定州徙環慶路副都總管進
侍衛親步軍都虞候奏言元昊勢且叛宜嚴備之尋坐

被酒破鎖入甲仗庫為轉運使蘇耆所劾落管軍知同
州上疏自列名入問狀復為步軍都虞候知澶州時議
塞河而平言不知河事乃徙滄州副都總管時呂夷簡
為宰相臺諫官數言政事闕失平奏書曰臣見范仲淹
等毀訾大臣此必有要人授旨仲淹輩欲逐大臣而代
其位者臣於真宗朝為御史顧當時同列未聞有姦邪
黨與詐忠賣直所為若此臣慮小臣以淺文薄伎偶致
顯用不識朝廷典故而論事浸淫遂及管軍將校且武

人進退與儒臣異路若倚撫短長妄有舉劾則心搖而怨結矣願明諭臺諫官毋令越職仍不許更相引薦或闕員則朝廷自擇忠純耆德用之論者以謂希夷簡意也改高陽關副總管寶元元年以殿前都虞候為環慶路馬步軍副總管會元昊反遷邕州觀察使為鄜延路副總管兼鄜延環慶路同安撫使頃之兼管勾涇原路兵馬進步軍副都指揮使靜江軍節度觀察留後獻攻守之策曰五代之末中國多事唯制西戎為得之中國

未嘗遣一騎一卒遠屯塞上但任土豪為衆所伏者封以州邑征賦所入足以贍兵養士由是無邊鄙之虞太祖定天下懲唐世藩鎮之盛削其兵柄收其賦入自節度以下第坐給奉祿或方面有警則總師出討事已則兵歸宿衛將還本鎮彼邊方世襲宜異於此而誤以朔方李勣興靈武馮繼業一切亦徙內地自此靈夏仰中國戍守千里運糧兵民並困其後靈武失守而趙德明懼王師問罪願為藩臣于時若止棄靈夏綏銀與之限

山為界則無今日之患矣而以靈夏兩州及山界蕃漢
戶并授德明故蓄甲治兵漸窺邊隙鄜延環慶涇原秦
隴所以不能弛備也今元昊嗣國政刑慘酷衆叛親離
復與唃廝囉構怨此乃天亡之時臣聞寇不可玩敵不
可縱或元昊不能自立別有酋豪代之西與唃廝囉復
平北約契丹為表裏則何以制其侵軼今元昊國勢未
彊若乘此用鄜延環慶涇原秦隴四路兵馬分兩道益
以蕃漢弓箭手精兵可得二十萬三倍元昊之衆轉糧

二百里不出一月可收山界洪宥等州招集土豪縻之以職自防禦使以下刺史以上第封之給以衣祿金帛又以土人補將校使勇者貪於祿富者安於家不期月而人心自定及遣使諭訥廝囉授以靈武節度使撓河外族帳以蹇元昊復出麟府石州蕃漢步騎獵取河西部族招其酋帥離其部衆然後以大軍繼之元昊不過鼠竄為窮寇爾何所為哉且靈夏綏銀地不產五穀人不習險阻每歲資糧取足洪宥而洪宥州羌戶勁勇善

戰夏人恃此以為肘腋我苟得之以山為界憑高據險
下瞰沙漠各列堡障量以戎兵鎮守此天險也廟朝之
謀不知出此而爭靈夏綏銀連年調發老師費財以致
中國疲弊小醜猖獗此議臣之罪也今朝廷或貸元昊
罪更示含容不惟宿兵轉多經費尤甚萬一元昊潛結
契丹互為犄角則我一身二疾不可並治必輕者為先
重者為後如何減兵以應河北請召邊臣與二府定守
禦長策疏奏未報屬元昊盛兵攻保安軍時平屯慶州

范雍以書召平平率兵與石元孫合軍趨土門既有告敵兵破金明圍延州者雍復召平與元孫救延州平素輕敵督騎兵晝夜倍道行明日至萬安鎮平先發步軍繼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止營遣騎兵先趨延州爭門時鄜延路駐泊都監黃德和將二千餘人屯保安北碎金谷巡檢万俟政郭遵各將所部分屯范雍皆召之為外援平亦使人趣其行詰旦步兵未至平與元孫還逆之行二十里乃遇步兵及德和万俟政郭遵所將兵悉

至將步騎萬餘結陣東行五里與敵遇時平地雪數寸
平與敵皆為偃月陣相嚮有頃敵兵涉水為橫陣郭遵
及忠佐王信薄之不能入官軍並進殺數百人乃退敵
復蔽盾為陣官軍復擊卻之奪盾殺獲及溺水死者幾
千人平左耳右頸中流矢日暮戰士上首功及所獲馬
平曰戰方急爾各誌之皆當重賞汝語未已敵以輕兵
薄戰官軍引卻二十步黃德和居陣後望見軍卻率麾
下走保西南山衆從之皆潰平遣其子宜孫馳追德和

執轡語曰當勒兵還併力抗敵奈何先奔德和不從驅馬遁赴甘泉平遣軍校杖劍遮留士卒得千餘人轉鬪三日賊退還水東平率餘衆保西南山立七柵自固敵夜使人叩柵問大將安在士不應復使人偽為戍卒遞文移平平殺之夜四鼓敵環營譟曰如許殘兵不降何待平旦敵酋舉鞭麾騎自山四出合擊絕官軍為二遂與元孫皆被執初德和言平降賊朝廷發禁兵圍其家及命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即河中府置獄遣龐籍往訊

焉具得其實遂釋其家德和坐腰斬而延州吏民亦詣
闕訴平戰沒狀遂贈朔方軍節度使兼侍中謚壯武賜
信陵坊第封其妻趙氏為南陽郡太夫人子孫及諸弟
皆優遷未官者錄之其後降羌多言平在興州未死生
子于賊中及石元孫歸乃知平戰時被執後没于興州
弟兼濟

兼濟字寶臣以父蔭補三班奉職善騎射讀兵書知大
旨為襄州兵馬監押漢江暴漲兼濟解衣涉水率衆捍

城州賴以完擢閤門祗候雄霸州界河巡檢徙晉絳澤潞都巡檢使歲饑太行多盜禽二百餘人改左侍禁廊延路兵馬都監權知保安軍歷同提點陝西河東刑獄徙知籠竿城夏人寇邊衆號數萬兼濟將兵千餘轉戰至黑松林敗之屬其兄平戰没于三川口特授內殿崇班知原州入辭仁宗慰勉之曰國憂未弭家讐未報不可不力也屬戶明珠族叛諸將欲亟討兼濟第日縱飲擊鞠繆為不知以疑其意既而叛者自潰乃追襲之射

殺其酋長收餘衆以歸徙寧州破斬厠韃砮徙鄜州元
昊既稱藩徙梓夔路鈐轄又徙知鎮戎軍兼濟御下嚴
急轉運使言士心多怨請徙諸內地改涇原路鈐轄復
知寧州又知原州徙冀州廣信軍累遷文思使惠州刺
史河北緣邊安撫副使擢西上閤門使同管勾三班院
出知雄州先是邊民避罪逃者契丹輒納之守將畏事
不敢詰兼濟悉移檄責還徙冀州踰月改忻州復管勾
三班院卒

郭遵者開封人也家世以武功稱遵少隸軍籍稍遷殿前指揮使乾興中改左班殿直并代路巡檢遷右侍禁慶州柔遠砦兵馬監押召試騎射優等遷左侍禁閤門祇候為泰州三陽砦主徙延州西路都巡檢使元昊寇延州遵以裨將屬劉平遇敵馳馬入敵陣殺傷數十人敵出驍將揚言當遵遵揮鐵杵破其腦兩軍皆大呼復持鐵槍進所向披靡會黃德和引兵先潰敵戰益急遵奮擊期必死獨出入行間軍稍卻即復馬以殿又持大

稍橫突之敵知不可敵使人持大綦索立高處迎遵馬
輒為遵所斷因縱遵使深入攢兵注射之中馬馬蹶仆
地被殺特贈果州團練使以其父斌為太子右清道率
府副率母賀封仁壽郡君妻尹安康郡君弟青右侍禁
達三班奉職四子尚幼仁宗悉為賜名忠嗣西頭供奉
官忠紹左侍禁忠喬右侍禁忠緒左班殿直女舊為尼
亦賜紫方袍遵用鐵杵槍稍共九十斤其後耕者得其
器于戰處皇祐中乃併與其衣冠葬之河南達自有傳

任福字祐之其先河東人後徙開封咸平中補衛士由

殿前諸班累遷至遙郡刺史元昊反除莫州刺史嵐石

隰州緣邊都巡檢使既辭奏曰河東地介大河斥堠疎

闊願嚴守備以戒不虞仁宗善之命知隴州擢秦鳳路

馬步軍副總管詔陝西增城壘器械福受命四十日而

戰守之備皆具以忻州團練使為鄜延路副總管管勾

延州東路蕃部事尋知慶州復兼環慶路副總管上言

慶州去蕃族不遠願勒兵境上按亭堡謹斥堠因經度

所過山川道路以為緩急攻守之備帝益善之聽便宜從事夏人寇保安鎮戎軍福與子懷亮姪壻成鬲自華池鳳川鎮聲言巡邊召諸將牽制敵勢行至柔遠砦犒蕃部即席部分諸將攻白豹城夜漏未盡抵城下四面合擊平明破其城縱兵大掠焚巢穴獲牛馬橐駝七千有餘委聚方四十里平骨咩等四十一族以功拜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賀州防禦使改侍衛馬軍都虞候康定二年春朝廷欲發涇原鄜延兩路兵西討詔福詣涇

原計事會安撫副使韓琦行邊趨涇原聞元昊謀寇渭
州琦亟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敢勇得萬八千人使
福將之以耿傳參軍事涇原路駐泊都監桑懌為先鋒
鈐轄朱觀都監武英涇州都監王珪各以所部從福節
制琦戒福等併兵自懷遠城趨得勝砦至羊牧隆城出
敵之後諸砦相距纔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勢未可戰
則據險設伏待其歸邀擊之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城
捺龍川遇鎮戎軍西路巡檢常鼎劉肅與敵戰于張家

堡南斬首數百夏人棄馬羊橐駝佯北懾引騎趨之福
踵其後謀傳敵兵少福等頗易之薄暮與懾合軍屯好
水川觀英屯龍落川相距隔山五里約翌日會兵川口
路既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已三日追奔至籠竿城北
遇夏軍循川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結陣諸
將方知墮敵計勢不可留遂前格戰懾馳犯其鋒福陣
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動衆傳山欲據勝
地俄伏發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墜崖塹相覆壓懾肅戰

死敵分兵數千斷官軍後福力戰身被十餘矢有小校
劉進者勸福自免福曰吾為大將兵敗以死報國爾揮
四刃鐵簡挺身決鬪槍中左頰絕其喉而死乃併兵攻
觀英戰既合王珪自羊牧隆城引兵四千陣于觀軍之
西渭州駐泊都監趙津將瓦亭騎兵二千繼至珪屢出
畧陣陣堅不可破英重傷不能視軍敵兵益至官軍遂
大潰英津珪傳皆死內殿崇班資贊西頭供奉官王慶
侍禁李簡李禹亨劉鈞亦戰沒軍校死者數十人死

者六千餘人唯觀以兵千餘保民垣四鄉縱射會暮敵引去與福戰處相距五里然其敗不相聞也福子懷亮亦死之方元昊傾國入寇福臨敵受命所統皆非素撫之兵既又分出趨利故至於甚敗奏至帝震悼贈福武勝軍節度使兼侍中賜第一區月給其家錢三萬粟麥四十斛追封母為隴西郡太夫人妻為琅琊郡夫人錄其子及從子凡六人

王珪開封人也少拳勇善騎射能用鐵杵鐵鞭年十九

隸親從官累遷殿前第一班押班擢禮賓副使涇州駐

泊都監康定初元昊寇鎮戎軍珪將三千騎為策先鋒
自瓦亭至師子堡敵圍之數重珪奮擊披靡獲首級為
多叩鎮戎城請益兵不許城中惟縋糗糧予之師既飽
因語其下曰兵法以寡擊衆必在暮我兵少乘其暮擊
之可得志也復馳入有驍將持白幟植槍以詈曰誰敢
與吾敵者槍直珪胸而傷右臂珪左手以杵碎其腦繼
又一將復以槍進珪挾其槍以鞭擊殺之一軍大驚遂

引去珪亦以馬中箭而還仁宗特遣使撫諭之然以其
下死傷亦多止賜名馬二匹黃金三十兩裹創絹百匹
復下詔暴其功塞下以厲諸將是歲改涇原路都監明
年為本路行營都監勒金字處置牌賜之使得專誅殺
尋至黑山焚敵族帳獲首級馬馳甚衆會敵大入以兵
五千從任福屯好水川連戰三日諸將皆敗任福陷圍
中望見麾幟猶在珪欲援出之軍校有顧望不進者斬
以徇乃東望再拜曰非臣負國臣力不能也獨有死報

爾乃復入戰殺數十百人鞭鐵撓曲手掌盡裂奮擊自
若馬中鏃凡三易猶馳擊殺數十人矢中目乃還夜中
卒珪少通陰陽數術之學始出戰謂其家人曰我前後
大小二十餘戰殺敵多矣今恐不得還我死可速去此
無為敵所讐也及敵攻瓦亭購甚急果如所料鎮戎之
戰以所得二槍植山上其後邊人即其處為立祠贈金
州觀察使追封其妻安康郡君錄其子光祖為西頭供
奉官閣門祇候後為東上閣門使光世西頭供奉官光

嗣左侍禁

武英字漢傑太原人父密隨劉繼元歸朝仕至侍禁鎮
定同巡檢與契丹戰沒于望都贈西京左坊使錄英為
三班借職以右班殿直為忻代州同巡檢會州將出獵
因留帳飲英曰今空郡而來萬一敵乘間入城奈何既
而敵百餘騎果入寇英領衆左右馳射悉禽獲之以功
遷左班殿直監雄州權場改右侍禁閤門祇候為環州
都巡檢使徙洪德砦主又徙慶州柔遠砦元昊寇延州

英主兵攻後橋以分敵勢擢內殿承制環慶路駐泊都
監破黨平族又從任福破白豹城遷禮賓副使尋兼涇
原行營都監與任福合諸將戰張家堡斬首數十百敵
棄羊馬偽遁諸將皆趨利爭進英以為前必有伏衆不
聽已而伏發福等既敗英猶力戰自辰至申矢盡遇害
贈邢州觀察使錄其子三班奉職永符為東頭供奉官
閤門祗候永孚西頭供奉官永昌左侍禁姪永保右班
殿直永錫三班奉職

桑懌開封雍丘人勇力過人善用劍及鐵簡有謀略其
為人不甚長大與人接常祇畏若不自足語言如不出
其口卒遇之不知其勇且健也兄慥舉進士有名懌以
再舉進士不中常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百
姓走避水者遂棄其粟而載之得皆不死歲饑聚人共
食其粟盡而止後徙居汝潁間耕龍城廢田數頃以自
給諸縣多盜懌自請補耆長得往來察姦因召里中惡
少年戒曰盜不可為吾不汝容也有頃里老父子死未

歛盜夜脫其衣去父不敢告縣懌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得其衣不使之知也明日見而問之曰爾許我不為盜今里中盜屍衣者非爾邪少年色動即推仆地縛之詰其盜者姓名盡送縣皆伏辜嘗之邾城遇尉出捕盜招懌飲酒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甚陽為不知將去懌曰賊在此欲何之乃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提一劍以往殺數人盡縛其餘汝旁縣為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補邾城尉天聖

中河南諸縣多盜轉運使奏移澗池尉羣盜保青灰山
時出攘剽有宿盜王伯者尤為民害朝廷每授巡檢使
必疏姓名使捕之懌至官巡檢偽為宣頭以示懌牒招
致之懌不知其偽也因挺身入賊中與伯同卧起十餘
日伯遂與懌出至山口為巡檢伏兵所執懌幾不免懌
曰巡檢懼無功爾即以伯與巡檢使自為功巡檢俘獻
京師而懌不復自言朝廷知之為黜巡檢擢懌右班殿
直永安縣巡檢明道末京西旱蝗有惡賊二十三人樞

密院召懌至京師授以賊名姓使往捕懌曰盜畏吾名必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不得一人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為數請出自效輒不許夜與數卒變為盜服以出跡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一媼留為具飯食如事羣盜懌歸閉柵三日復往自攜具就媼饌而以餘遺媼媼以蒸饘盜乃稍就媼與語及羣盜一媼曰彼聞桑殿直來皆遁去近聞閉營不出知其不足畏今皆還矣某在某處懌又三日往厚

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殿直也為我察其實而慎勿泄
後三日復來於是媼盡得居處之實以告懌明日部分
軍士盡擒諸盜其尤強梁者懌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
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者一
日皆獲還京師樞密吏求銀為致閤門祇候懌曰用賂
得官非我欲況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功狀止
免其短使而已除兵馬監押未行會宜州蠻叛殺海上
巡檢官軍不能制因命懌往盡手殺之還乃授閤門祇

侯懌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
今彼留而我還我賞厚而彼輕得不疑我蓋其功而自
伐乎受之徒慚吾心將讓其賞以歸已上者或譏以好
名懌歎曰士顧其心如何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若欲避
名則善皆不可為也益辭之不許寶元初遷西頭供奉
官廣西駐泊都監元昊反參知政事宋庠薦其有勇畧
遷內殿崇班鄜延路兵馬都監踰月徙涇原路屯鎮戎
軍與任福遇敵于好水川力戰而死贈解州防禦使子

湜皇城使

耿傳字公弼河南人祖昭化為蜀州司戶參軍盜據城
欲協以官昭化大罵至斷手足不屈而死傳少喜俠高
氣初以父蔭為三班奉職換伊陽縣尉歷明州司理參
軍遷將作監丞知永寧縣河南守宋綬薦其材遷通判
儀州徙慶州時議進兵西討以傳督一道糧饋會元昊
入寇參任福行營軍事遇敵姚家川諸將失利敵騎益
至武英勸傳避去傳不答英歎曰英當死君文吏無軍

責奈何與英俱死朱觀亦謂傅少避賊鋒而傅愈前指
顧自若被數創乃死始傅與觀營籠落川夜作書遺福
以其戒小勝前與敵大軍遇深以持重戒之自寫題觀
名以致福軍中傅死後韓琦得其書於隨軍孔目官彭
忠奏上之詔贈傅右諫議大夫官其子瑗為太常寺太
祝璩為太常寺奉禮郎璋為將作監主簿珪試祕書省
校書郎琬同學究出身

王仲寶字器之密州高密人初為刑部史補齊州章邱

尉以捕羣盜六十餘人有功用開封府判官鞠仲謀薦
召對改右班殿直為鎮定保深永寧天雄六州軍巡檢
又以捕賊功遷左班徙河北西路提舉捉賊擒磁州名
賊王遇仙博州孫流油輩凡四十人夜有盜叩戶外乞
降左右欲殺之為首級論功仲寶不可納舍中使寢擢
閤門祇候命乘驛捕登州海賊百餘人獲之還為河北
提舉捉賊又捕斬百餘人知信安軍復為河北提舉捉
賊有盜百餘依西山官軍不能捕仲寶悉招出隸軍籍

奏以自隨徙澤潞晉絳慈隰威勝軍巡檢使至官才八
日獲太行山宿賊八十人累賜金帛緡錢使契丹積遷
內殿承制天聖初知鎮戎軍改供備庫副使破康奴族
獲首領百五十羊馬七千詔獎其功凡五年還巡護惠
民河堤岸遷供備庫使麟府路兵馬鈐轄知麟州會鎮
戎軍蕃族內寇徙涇原路鈐轄復知鎮戎軍又徙原環
二州以西京左藏庫使惠州刺史知利州徙并代州鈐
轄改西上閤門使建言緣邊博糴羌苦之數逃去請寬

其法使得復業以捍邊境久之遷東上閤門使元昊寇
延州仲寶將兵至賀蘭谷以分兵勢敗蕃將羅逋于長
雞嶺遷四方館使領濮州團練使為涇原路總管安撫
副使兼管勾秦鳳路軍馬事與西羌戰六盤山俘馘數
百人時任福大敗好水川別將朱觀被圍于姚家堡仲
寶以兵救之拔觀出圍乘以從馬時諸將皆沒獨仲寶
與觀得還徙環慶路副都總管知慶州未幾兼本路經
略安撫招討副使破金湯城復賜詔獎諭徙澶州副總

管安撫使范仲淹以仲寶武幹未衰奏留之明年以磁州防禦使知代州除左屯衛大將軍致仕卒

論曰元昊乘中國弛備恣衆寇邊王師大衄者三夫豈天時不利哉亦人謀而已好水之敗諸將力戰以死噫趨利以違節度固失計矣然秉義不屈庶幾烈士者哉

宋史卷三百二十五

謹案卷三百二十四第二十五頁後六行同學生
為吏部亢憐其老薦為縣令按吏部疑有訛

卷三百二十五第十八頁前三行欲協以官按協
疑脅字之訛



總校官庶吉士
全書會
監生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 臣 裴 謙

校對官庶吉士 臣 何思鈞

謄錄監生 臣 蔣瞻岐

謄錄監生 臣 許祖懷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三百二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百五十四

史部

宋史卷三百二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八十五

景泰

王信

蔣偕

張忠

郭恩

張岳

張君平

史方

盧鑑

李渭

王果

郭詔

田敏

侍其曙

康德輿

張昭遠

景泰字周卿普州人進士起家補訪州軍事推官後以
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慶州即上言元昊雖稱臣誠恐
包藏禍心當選主將練士卒修城池儲資糧以備不虞
三疏不報俄元昊反又上邊臣要畧二十卷遷都官知
減州奏平戎策十有五篇會有薦泰知兵者召對稱旨
換左藏庫使知寧州任福敗徙原州元昊衆十萬分二
道一出劉璠堡一出彭陽城入攻渭州葛懷敏援劉璠
戰崆峒北敗績敵騎逾平涼至潘原泰率兵五千從間

道赴原而先鋒左班殿直張迴逗遛不進泰斬以徇遇
敵彭陽西裨將夏侯觀欲退守彭陽泰弗許乃依山而
陣未成列敵騎來犯泰陰遣三百騎分左右翼張旂幟
為疑兵敵欲遁去將校請進擊泰止之遣士搜山果得
伏兵與戰斬首千餘級以功遷西上閤門使知鎮戎軍
兼兵馬鈐轄久之領忠州刺史徙秦鳳路馬步軍總管
卒子思立熙寧中屢有戰功為引進使忠州防禦使知
河州與董氈部兵戰沒後思忠以左藏庫副使遂州駐

汨都監擊瀘州夷人陷於羅箇暮山下兄弟繼死王事
人皆憐其忠

王信字公亮太原人家故饒財少勇悍大中祥符中盜
起晉絳澤潞數州信應募籍軍與其徒生擒賊七十人
累以功補龍神衛指揮使部使者表薦召閱其藝遷御
前忠佐領河中府同幹鄜延丹坊州慶成軍管界捉賊
又遷龍衛都虞候兼鄜延巡檢康定初劉平石元孫戰
于三川信以所部兵薄賊斬首數十級遷捧日都虞候

改西京作坊使知鎮戎軍徙保安軍兼鄜延路兵馬都
監始至之夕敵衆號數萬傅城軍吏氣懾信領勁兵二
千夜出南門與戰失其前鋒因按軍不動遲明潛上東
山整軍乘勢而下擊走之獲首級馬牛居多遷鈐轄兼
經畧安撫招討都監領貴州刺史葛懷敏戰敗信出兵
拒敵俘斬甚衆進保州刺史就遷馬步軍都總管四路
置招討使遂為本路招討副使累遷馬步軍都虞候象
州防禦使徙高陽關路王則反貝州用安撫使明鎬奏

為貝州城下都總管城破則遁信率兵執則而還餘黨
自焚死拜感德軍節度觀察留後召為少軍副都指揮
使未至卒贈武密軍節度兼侍中

蔣偕字齊賢華州鄭縣人幼貧有立志父病嘗刲股以
療父愈詰之曰此豈孝邪曰情之所感實不自知也舉
進士補韶州司理參軍以祕書省著作佐郎為大理寺
詳斷官密州豪人王漈使奴殺一家四人偕當漈及奴
皆大辟宰相陳堯佐欲寬漈判審刑院宋庠與偕持之

不從借以是知名陝西用兵數上書論邊事遷祕書丞
通判同州計置陝西錢糧逾年為沿邊計置青白鹽使
用龐籍范仲淹薦改北作坊副使環慶路兵馬都監歷
知汾涇二州徙原州邊民苦屬戶為鈔盜偕得數輩腰
斬境上盜為息遷北作坊使兼本路鈐轄明珠康奴諸
族數為寇偕潛兵伺之斬首四百擒酋豪焚帳落獲馬
牛羊千計所俘皆剗割磔裂于庭下坐客為廢飲食而
偕語笑自若徙華州兵馬鈐轄湖南蠻唐和內寇徙潭

州鈐轄賊平知忻州徙冀州坐擅率糧草降知霸州踰
年徙恩州領韶州刺史屬兵糧乏絕朝廷方募民入粟
增虛直給券詣京師射取錢貨謂之交鈔患未有應令
者偕使州倉謬為入粟數輒作鈔遣屬官持至京師轉
買得緡錢以補軍食為御史彈奏降知坊州儂智高反
除宮苑使韶州團練使為廣南東西路鈐轄賊方圍廣
州偕馳傳十七日至城下戰士未集會儂智高徙軍沙
頭安撫楊畋檄偕焚糧儲退保韶州坐此降潭州駐泊

都監再降北作坊使忠州刺史命未至軍次賀州太平
場賊夜入營襲殺之贈武信軍節度觀察留後初偕入
廣州即數知州仲簡曰君留兵自守不襲賊又縱步兵
馘平民以幸賞可斬也簡曰安有團練使欲斬侍從官
偕曰斬諸侯劔在吾手何論侍從左右解之乃止卒以
輕肆敗

張忠開封人初隸龍騎備征選為教駿有軍校恣掊斂
忠毆殺之坐配鼎州既遁去為盜復招出隸龍猛軍以

材武補三班借職陝西總管司指使數攻破堡砦殺劇賊張海郭邈山從平恩州功第一累遷如京使資州刺史歷真定府定州高陽關京東西路兵馬鈐轄懷智高反就移廣東領英州團練使初智高圍廣州時洪州駐泊都監蔡保恭及知英州蘓緘以兵八千人據邊渡村扼賊歸路忠奪而將之謂其下曰我十年前一健兒以戰功為團練使若曹勉之於是不介騎而前會先鋒遇賊奔忠手拉賊帥二人馬陷濘不能奮遂中標槍死焉

其父率府副率致仕餘慶為左監門衛大將軍賜第一區給半俸終身封其母為河內郡夫人弟愿遷右班殿直閤門祇候官其子永壽永吉永德及其壻劉鐔凡四人封長女為清河縣君

郭恩開封人初隸諸班出為左侍禁閤門祇候歷延州四路都巡檢環州肅遠砦主累遷內殿承制秦鳳路兵馬都監開古渭州路為前鋒斬首九百餘級擢崇儀副使會掌烏族叛又率兵攻討斬首八十五級遷六宅副

使累勞補崇儀使為秦隴路兵馬鈐轄徙并代州鈐轄
管勾麟府軍馬事夏人歲侵屈野河西池至耕獲時輒
屯兵河西以誘官軍經畧使龐籍每戒邊將斂兵河東
毋與戰嘉祐二年自正月出屯至三月然後去通判并
州司馬光行邊至河西白草平數十里無寇跡是時知
麟州武戡通判夏倚已築一堡為候望又與光議曰乘
敵去出不意可更增二堡以據其地請遠白經畧使益
禁兵三千役兵五百不過二旬壁壘可城然後廢橫戎

臨砦二堡撤其樓櫓徙其甲兵以實新堡列烽燧以通
警急從衙城紅樓之上俯瞰其地猶指掌也有急則州
及橫陽堡出兵救之敵來耕則驅之種則蹂踐之敵盛
則入堡以避如是則堡外必不敢耕種州西五六十里
之內晏然矣籍遂檄麟州如其議五月恩及武戡走馬
承受公事內侍黃道元等以巡邊為名往按視之會訶
者言敵兵盛屯沙黍浪恩欲止不行道元怒以言脅恩
夜率步騎六千四百餘人不甲者半循屈野河北而行

無復部伍夏人舉火卧牛峯戲指以謂恩曰敵已知吾
軍至矣道元曰此爾曹故欲沮我師及聞鼓聲道元猶
不信行至皆口恩欲休軍須曉乃登山道元奮衣起曰
幾年聞郭恩名今日懦怯與賈逵何殊恩亦愠曰不過
死耳乃行比明至忽里堆敵數十人皆西走相去數十
步止恩等踞胡床遣使騎呼之敵不應亦不動俄而起
火敵騎張左右翼自南北交至堆東有塹其中有梁謂
之斷道堰恩等東據梁口與力戰自旦至食時敵自兩

旁塹中攀緣而上四面合擊恩衆大潰夏倚方在紅樓
見敵騎自西山大下與推官劉公弼率城中諸軍閉門
乘城武戡走東山趣城東挾門以入恩道元及府州寧
府砦兵馬都監劉慶皆被執使臣死者五人軍士三百
八十七人已馘耳鼻得還者百餘人亡失鎗甲甚衆恩
不肯降迺自殺贈同州觀察使封其妻為京兆郡君錄
其子弟有差給舊俸二年武戡坐棄軍除名編管江州
張岳字子雲府州谷人以貲為牙將有膽畧善騎射

天聖中西夏觀察使阿遇有子來歸阿遇寇麟州虜邊
戶約還子然後歸所虜麟州還其子而阿遇輒背約安
撫使遣出詰問出徑造帳中以逆順諭阿遇阿遇語屈
留出共食阿遇袖佩刀貫大纓啗出出引吻就刀食肉
無所憚阿遇復弦弓張鏃指出腹而穀出食不輟神色
自若阿遇撫出背曰真男子也翌日又與出縱獵雙兔
起馬前出發兩矢連斃二兔阿遇驚服遺出馬索馳悉
歸所虜州將補為來遠砦主手殺偽首領奪其甲馬時

年十八名動一軍元昊犯鄜延詔麟府進兵崑以都教

練使從忻繼閔破浪黃亮兒兩族射殺數十人斬偽軍

主教保以功補下班殿侍三班差使時敵騎方熾中人

促賜軍衣至麟州不得前康德輿管勾軍馬司事遣崑

馳騎五十往護之至者眉浪遇賊接戰流矢貫雙頰崑

拔矢鬪愈力奪馬十二匹而還賊兵攻府州甚急城西

南隅庫下賊將登衆囂曰城破矣崑乘陴大呼搏賊賊

稍却飛矢中右目下身被三創晝夜督守又帥死士開

關護州人汲于河訖圍解城中水不通以勞遷右班殿
直然賊嘗往來邀奪饋運以岳為麟府州道路巡檢至
深柏堰遇賊數千分兵追擊斬首百餘級奪兵械馬牛
數百近郊民田比秋成未敢獲岳以計于張亢得步卒
九百人護之大敗賊於龍門川從諸將通麟州糧道破
賊於柏子砦改左班殿直內侍宋永誠傳詔砦下岳護
永誠遇賊三松嶺賊以精騎挑戰矢中岳臂猶躍馬左
右馳射諸將乘勝而進賊皆棄潰特改西頭供奉官又

遷內殿崇班賊破豐州岵與諸將一日數戰破容州刺史耶布移守貴冬岵俘獲萬計遷禮賓副使明鎬在河東以寄嵐軍當雲朔路奏岵為麟府路駐泊都監兼沿邊都巡檢使駐寄嵐張亢修並砦堡障初議置安豐砦於石臺神岵以為非要害之地遂徙砦於生地骨堆以扼賊左右親信咸曰擅易砦地可乎岵曰苟利國家得罪無憾也卒易之已而本道上言左遷絳州兵馬都監二州未解嚴復麟府駐泊都監屯安豐累遷洛苑使嘗

從數騎夜入羌中偵機事既還羌覺追之呂隨羌疾馳
効羌語與羌俱數里乃得脫前後數中流矢創發臂間
卒

張君平字士衡磁州滏陽人以父承訓與契丹戰死補
三班差使殿侍黔州指揮使獠兵屢入寇君平引兵擊
破之以功遷奉職除駐泊監押徙容白等州巡檢又以
捕賊功遷右班殿直謝德權薦君平河陰窖務擢閤門
祗候管勾汴口建言歲開汴口當擇其地得其地則水

湍駛而無留沙歲可省功百餘萬又請沿河縣植榆柳
為令佐使臣課最及瘞汴河流屍悉從其言天聖初議
塞滑州決河以君平習知河事命以左侍禁簽書滑州
事兼修河都監既而河未塞召同提點開封府界縣鎮
公事以嘗護滑州隄有功特遷內殿崇班君平以京師
數罹水災請委官疏鑿近畿諸州古溝洫久之稍完遂
詔畿內及近畿州縣長吏皆兼管勾溝洫河道自畿至
泗州道路多羣寇君平謂兩驛增置使臣專主捕盜而

罷夾河巡檢於是行者無患復為滑州修河都監遷供
備庫副使河平改西作坊使就遷鈐轄卒君平有吏材
尤明於水利自議塞河朝廷每訪以利害河平君平且
死論者惜之錄三子官子鞏皇祐中以尚書虞部員外
郎為河陰發運判官管勾汴口嗣其父職云

論曰孔子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不與也老氏曰佳
兵者不祥景泰輩或起書生或奮行伍或出亡命非有
將率之材也泰信以區區之卒嘗摧西夏之彊鋒頻知

持重以制敵耳蔣張輕肆自用竟殞于烏合之寇恩怵
道元之勢身啗虎口守義不屈猶足尚也臣之驍勇固
非臨事而懼者君平死戰之子廼明習水利以吏材稱
亦可謂善變矣

史方字正臣開封人應周易學究不中補西第二班殿
侍再遷三班奉職為潭澧鼎沿邊同巡檢改右班殿直
閤門祇候會澧州民訴下溪州蠻侵其土地遣乘驛往
視自竹疎驛至申文崖復地四百餘里得所掠五百餘

人又置澧州武口楊泉索溪四砦以扼賊衝就知鄧州徙澧州遷右侍禁天禧中下溪州蠻彭仕漢寇辰州殺巡檢王文慶方勒兵入溪洞討捕降其黨李順同等八百餘人誅其尤惡者社忽等十九人遷西頭供奉官知辰州兼沿邊溪洞都巡檢使修南北江五砦徙夔州時富順州蠻田彥晏寇施州焚暗利砦方領兵直抵富順蕩其巢穴窮追彥晏至七女柵降之遷內殿崇班改內殿承制奉使契丹以供備庫副使知環州環慶路兵馬

都監先是磨媚浪查托校投新元二元三六族內寇方
諭以恩信乃傳箭牽羊乞和減禁兵五千徙內地以省
邊費徙慶州遷禮賓使兼環慶路兵馬鈐轄復知環州
歲餘遷愛州刺史為益州鈐轄徙秦鳳路遷西京作坊
使卒

盧鑑字正臣金陵人累舉進士不中授三班奉職監坊
州酒稅以右班殿直為廊延路走馬承受公事李繼遷
寇邊與總管王榮敗走之又與鈐轄張崇貴擊賊焚其

積聚斬首級而還擢閤門祗候為本路兵馬都監復出
蕩族帳獲羊牛萬計徙鳳翔秦隴階成等州提點賊盜
公事尋為都巡檢使徙利州都監初繼遷聲言石隕帳
前有文曰天誠爾勿為中國患鑑時為承受入奏事真
宗問之鑑曰此詐為之以欺朝廷也宜益為備至是繼
遷陷靈武帝思其言特遷右侍禁知儀州州有制勝關
最號險要繼遷欲乘虛襲取之放言將由此大入謀者
以告有詔徙老幼芻粟于內地鑑曰此姦謀也且示虜

弱搖民心臣不敢奉詔卒不徙已而賊亦不至再遷西
頭供奉官知利州會歲饑以便宜發倉粟振民秩滿民
請留詔留一年提點河東路刑獄厯知保州廣信軍原
州就為環慶路都監兼知慶州徙環州平磨媚族于合
道鎮坐事徙知丹州累遷西京左藏庫使恩州刺史為
環慶路鈐轄兼知環州改西上閤門使秦州卒

李渭字師望其先西河人後家河陽進士起家為臨潁
縣主簿累官至太常博士會河決滑州天聖初上治河

十策參知政事魯宗道奉詔行河奏渭換北作坊副使
與張君平並為修河都監未幾皆罷以渭為鄆州兵馬
都監徙知憲州又知鳳州兼階成州鈐轄初屬戶寇陷
階州沙灘砦渭至詰所以然者乃都校趙釗擾之奏流
釗道州以恩信諭酋帥復其砦遷軍器庫副使厯知原
環慶三州時詔舉勇畧任邊者李諮以渭應詔徙益利
路兵馬鈐轄領惠州刺史遷東八作使擢西止閣門使
徙鄜延路再遷四方館使寶元元年元昊將山遇率其

族來歸且言元昊反狀渭與知州郭勸謀卻之既而元
昊果反又與勸奏以為元昊表至猶稱臣可漸屈以禮
朝廷初以渭兼知鄜州坐是貶為尚食使知汝州徙磁
州元昊犯邊言者益歸罪于渭復降右監門衛將軍白
波兵馬都監卒

王果字仲武深州饒陽人舉明法厯大理寺詳斷官遷
光祿寺丞以太子右贊善大夫為審刑院詳議官遷殿
寺丞奏邊策試舍人院改衣庫副使知永寧軍更尚食

使知保州契丹謀致書求關南地使未至果購諜者先得其藁奏之擢領賀州刺史蕪高陽關路兵馬鈐轄中官楊懷敏領沿邊屯田事大廣塘水邊臣莫敢言果獨抗辨水侵民田無益邊備懷敏怒訴果以不法左遷青州兵馬都監厯永興軍兵馬鈐轄知隴州俄詔還遷皇城使河北沿邊安撫副使徙知定州蕪真定路兵馬鈐轄叛卒據保州果坐多傷士衆徙知密州又知忻州鄜州權秦鳳路兵馬總管遷西上閤門使徙知滄州卒

郭諮字仲謀趙州平棘人八歲始能言聰敏過人舉進士歷通利軍司理參軍中牟縣主簿改大理寺丞知濟陰縣建言澶滑堤狹無以殺大河之怒故漢以來河決多在澶滑且黎陽九河之原今若引河出沒子山下穿金堤與橫壠合以達于海則害可息詔本道使者共議弗合部夫坐小法監通利軍稅洺州肥鄉縣田賦不平歲久莫治轉運使楊偕遣諮攝令以往既至閉閤數日以千步方田法四出量括遂得其數除無地之租者四

百家正無租之地者百家收逋賦八十萬流民乃復偕
奏其才遷殿中丞知館陶縣康定西征詔上戰畧獻拒
馬搶陣法其制利山川險隘以騎士試上前擢通判鎮
戎軍募兵教習會三司議均税法知諫院歐陽修言惟
詔方田法簡而易行詔詔與孫琳均蔡州上蔡縣稅以
母憂免官用宰相呂夷簡薦起為崇儀副使提舉黃御
河堤岸時富弼使契丹詔入對陳大水禦戎之要詔與
楊懷敏鄧保信行河其議決黎陽大河下與胡蘆潭沱

後唐河以注塘泊混界河使東北抵于海上濫鵲陂
下注北當城南視塘泊界截虜疆東至海口西接保塞
惟保塞正西四十里水不可到請立堡砦以兵戍之詔
儲用興役會契丹約和而止知丹利二州王則叛文彥
博薦詔知冀州運糧助攻討賊平徙忻州開渭渠道汾
水興水利置屯田轉運使任顓言詔有巧思自為兵械
皆可用詔以所作刻漏圓楯獨轆弩生皮甲來上帝頗
嘉之除益州路兵馬鈐轄累遷英州刺史後為契丹祭

莫副使知汾州未行言獨轅弩可試改鄜延路兵馬鈐
轄許置弩五百募土兵教之既成經畧使夏安期言其
便詔立獨轅弩軍以西上閤門使知潞州言懷保二郡
旁山可以植稻定武唐河抵瀛_缺間可興水田又作鹿
角車陷馬槍請廣獨轅弩於他道詔諮置弩千分給并
潞諮因上疏曰臣自冠武弁未嘗一日不思禦戎之計
頃使契丹觀幽燕地方不及三百里無十萬人一年之
費且烏合之衆非二十萬不敢舉若以術制之使舉不

得利居無以給不踰數年必棄幽州而遁臣慶厯初經
畫河北大水界斷敵疆乃其術也臣所創車弩可以破
堅甲制奔衝若多設之助以大水取幽薊如探囊中物
爾時三司議均田租召還諮陳均括之法四十條復上
平燕議曰契丹之地自瓦橋至古北口地狹民少自古
北口至中原屬奚契丹自中原至慶州道旁纔七百餘
家蓋契丹疆土雖廣人馬至少儻或南牧必率高麗渤
海黑水宮真室韋等國會戰其來既遠其糧匱乏臣聞

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用兵之善計又聞得敵自至者勝先據便地者佚以臣所見請舉慶厯之策合衆河於墉泊之北界以限戎馬然後以景德故事頓兵自守步卒十二萬騎卒三萬彊壯三萬歲計糧餉百八十三萬六千斛又傍河郡邑可以水運以給保州應援以拒馬軍三十陷馬槍千五百獨轅弩三萬分選將臣可以備其一來則戰去則勿追幽州糧儲既少敵不可久留不半年間當遁沙漠則進兵斷古北口砦松亭

關傳檄幽薊燕南自定且彼之所恃者惟馬而已但能多方致力使馬不獲伸用則敵可破幽燕可取帝壯其言詔置獨轅弩二萬同提舉百司及南北作坊以完軍器諮嘗謂作汴乘素河三十六陂之流危京師請自鞏西山七里店孤株嶺下鑿七十里導洛入汴可以四時行運詔都水監楊佐同往計度歸未及論功而卒

田敏字子俊本易州牙吏雍熙中王師討幽薊曹彬進兵涿州敵斷其後王繼恩募勇士持書抵彬敏應募間

行由祁溝關達相州彬得詔選壯士五十人衛敏還道
遇賊力戰四十八人死敏與兩人者僅以身免彬上其
事太宗召見復令齎詔諭彬師還補敏易州靜砦指揮
使端拱初以所部兵屯定州契丹攻北唐河大將李繼
隆遣部將逆戰為敵所乘奄至水南敏以百騎奮擊敵
懼退水北遂引去又出狼山襲契丹至滿城獲首級甚
衆既而敵陷易州敏失其家所在帝擢敏本軍都虞候
賜白金三百兩使間行求其父母得之以歸徙屯鎮州

而升其指揮為內興僚直李繼隆討夏州奏隸麾下敏
率兵至靈州橐駝口雙堠西遇敵斬首三千級獲羊馬
橐駝鎧仗數萬計繼隆上其功遷御前忠佐馬步軍副
都軍頭既而又從傅潛于定州時契丹斷蒲陰路城中
有神勇軍士千餘人屬敵兵盛不敢戰敏率輕銳復出
之真宗幸天雄軍詔敏隸高瓊使追賊至寧遠軍以功
領涿州刺史王均亂西川從招安使雷有終敗賊於靈
池山賊平遷馬步軍都軍頭咸平中契丹復入寇敏從

王顯為鎮定先鋒大敗契丹於遂城西羊山斬其部長
真授單州刺史後為邢州兵馬鈐轄未幾從王起屯定
州遇契丹于望都逆戰斬首二千餘級徙北平砦兵馬
鈐轄領騎兵五千以當其衝先是兩地供輸民多為契
丹鄉導敏自魚臺北悉驅南徙凡七百餘戶送定州遷
北平砦總管賜御劔聽以便宜從事至是契丹復入邊
復與敵戰楊村敗之敏諜知契丹主去北平十里蒲陰
駐砦敏夜率銳兵襲破其營帳契丹主大驚問達蘭曰

今日戰者誰達蘭曰所謂田廂使者契丹主曰其鋒銳不可當遂引衆去敵攻瀛州不下欲乘虛犯貝魏詔敏與魏能張凝三路兵入敵境縱擊以牽其勢敏出西路抵易州南十里屯師石村虜獲人畜鎧仗以萬計尋詔三路兵還定州敏遇敵于鎮州之北馬頭嶺復大破之契丹請和乃徙敏鎮定路都鈐轄遷本州團練使充鎮定路總管徙永興軍陝州厯鄜延環慶鳳翔三路久之為環慶路都總管時後橋屬羌數擾邊敏誅違命者十

八族又敗羅骨於三店川遷鄭州防禦使涇原路總管
後徙環慶坐與部豪往還納賂為不法降左屯衛大將
軍昭州防禦使既而以號州團練使知隰州復缺環慶
路都總管儀州防禦使卒敏在邊二十餘年凡遷授多
以功伐雖悅不自飭而朝亦優容之

侍其曙字景升父稹左監門衛大將軍曙少舉進士不
第以父任為殿前爭旨改右班殿直咸平中以閤門祗
候為蘇杭湖秀等州都巡檢使遷左侍禁領東西排岸

司與謝德權提舉在京倉草場嘗於倉隙地牧牛羊為德權所訟真宗以問德權曰牛羊食倉粟邪曙聞而自劾帝勉諭之它日召曙問汝才孰與德權對曰德權畏法慎事臣乃敢於官倉牧牛羊是不足也人多稱之鄂州男子聞人若挫告其徒永興民李琰將作亂命曙同度支判官李應機往按之至則設方畧捕琰黨三十餘人皆伏法琰辭連已所不快者數十人一切不問青州卒龐德訟其校李緒謀以衆叛帝疑其誣又命曙至青

州與通判魏德昇同至劾無驗遂棄德市知青州張齊賢奏曙擅戮人帝曰不爾無以安被告者曙還奏德憚緒治軍嚴故誣之帝擢緒本軍虞候而進曙東頭供奉官初太宗平河東建塔于太原故城塔毀帝欲新之遣內侍經度計工二百萬帝疑命曙往減費十九改內殿崇班祥符二年黎州夷人為亂詔曙乘驛往招撫其酋首納款殺牲為誓曙按行鹽井夷人復叛曙率部兵百餘生擒首領三人斬首數十級因上言蠻阻險拒命請

必加討詔知慶州孫正辭環慶駐泊都監張繼勲領陝西兵同曙俱進所至皆降曙又言王師已至而方出請誅之真宗謂王旦曰已降而殺之何以信四夷不許夷人平遷內殿承制再遷如京副使知登州會歲饑請漕江淮米以振貧乏活者甚衆累遷西京作坊使惠州刺史知桂州徙滑州遷西上閤門使徙鄆州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卒曙為人沈敏有幹畧善論利害事朝廷數任使之

康德輿字世基河南洛陽人父贊元嘗以作坊使從曹
光實龍衣李繼遷獲其母妻擢崇儀使武州刺史贊元死
眞宗追其功錄德輿三班奉職遷右班殿直涇原路走
馬承受擢閤門祗候河鑿陽武埽詔遣德輿完築厯開
封府西路都巡檢勾當權貨務皆兼領埽事改巡護開
封府等六州黃河隄岍天聖中使夏州賜趙德明冬服
夏人謂曰前康將軍戰靈武者非先世邪德輿懼其復
讐言給曰非也還勾當汴口改西頭供奉官用樞密使曹

利用薦遷內殿崇班河陰兵馬都監建汴斗門以節水會積雨汴水將溢德輿請自京西導水入護龍河水得不溢厯知原州慶州益州路兵馬鈐轄久之領昭州刺史徙并代兵馬鈐轄管勾麟府路軍馬事有蕃部也羅為殿侍求錦袍驛料德輿不與也羅頗出怨言後有譖也羅與賊通戰則反射漢人也羅無以自明乃謀附賊指揮張岳聞之召也羅與飲也羅泣曰我豈附賊者邪蓋逃死耳岳以告德輿也羅叛信矣不可不殺元昊

方屢入寇德輿不聽曰今日宜殺蕃部時邪臣曰叛者持也羅非衆所欲也請為君召與飲仆崖谷中聲言墮馬死安知漢殺之德輿猶豫不決以問所親所親惡臣短毀之臣計不得行知府州折繼閔聞賊將至以告德輿德輿怒曰君不召之何以知其來也賊果以也羅為嚮導自後河川入襲府州蕃漢欲入城德輿閉門不納或降賊或為賊所殺不可勝計賊既圍府州德輿與馬步軍副總管王元兵馬鈐轄楊懷忠按兵不出戰但移

文轉運司調軍食轉運副使文彥博籍民輦運至境以俟而德輿等終不出及陷豐州纔出屯州城數里三日而還居民望見以謂寇復至皆棄其所齎入保城郭然朝廷不悉聞德輿止坐不出戰降為東染院使河陽兵馬都監尋復昭州刺史知保州徙真定府定州路總管歷知代石儀三州大名府路鈐轄提舉金堤累遷西上閣門使至和中河決小吳埽破東堤頓丘口居民避水者趨堤上而水至不得達德輿以巨船五十順流以濟

之遂免熱溺復領果州團練使知冀州徙趙州有告雲
冀卒謀以上元夜劫庫兵為亂德輿會賓屬燕飲自若
陰遣人捕首謀誅之徙陳州鈐轄卒

張昭遠字持正滄州無棣人父凝殿前都虞候寧州防
禦使契丹內寇凝與康保裔伏兵瀛州陷圍中昭遠年
十八挺身掖出之擢左班殿直寄班祇候每出使還奏
利害多稱旨為忻州都巡檢改閤門祇候知狄山軍管
勾河東緣邊安撫司再遷內殿崇班天禧初閤門副使

缺員樞密院方奏擬人真宗曰朕有人矣張昭遠知邊
畧曹儀習朝儀可並除西上閤門副使俄為河北緣邊
安撫副使尋知瀛州改東上閤門副使知定州以引進
副使復知瀛州遷西上閤門使知雄州伏言歲會四權
場入中銀帝謂輔臣曰先朝置權場所以通貨非所以
計貿易之利也會大雨陂塘大溢昭遠勒兵築長堤以
捍其衝徙鄜延路兵馬鈐轄進都鈐轄築堡成平川領
忠州刺史知成德軍遷四方館使濔沱河決壞城郭乃

修五關城外環以堤民至今為利擢捧日天武四廂都
指揮使新州防禦使歷步軍馬軍都虞候嘉州防禦使
知代州召還改莫州防禦使罷管軍授左龍武軍大將
軍昭州防禦使卒特贈應州觀察使

論曰郭諮以其智巧材畧自見於功利之間有足稱者
曙抑其次也餘皆碌碌者矣如方之禦寇鑑之料敵王
果持法峭深治軍嚴辦茲其長也田敏屢有戰功而貪
墨敗度幸容於時李渭治無遠畧一失機會關中兵禍

數年不解德輿閉城以棄其民昭遠計權場所入焉知
聖人懷柔之意哉

宋史卷三百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百五十五

史部

宋史卷三百二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八十六

王安石

子雱
唐坰附

王安禮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父益都官員外郎安石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鞏攜以示歐陽修修

為之延譽擢進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舊制秩滿許獻
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再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為
水陸之利貸穀與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
通判舒州文彥博為相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
奔競之風尋召試館職不就修薦為諫官以祖母年高
辭修以其須祿養言於朝用為羣牧判官請知常州移
提點江東刑獄入為度支判官時嘉祐三年也安石議
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

之志於是上萬言書以為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為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爾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

而無一旦之憂乎願鑒苟且因循之弊明詔大臣為之以漸期合於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為迂闊而熟爛者也後安石當國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書俄直集賢院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屢辭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俾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辭之累日閣門吏齎勅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於廁吏置勅於案而去又追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誥糾察在

京刑獄自是不復辭官矣有少年得鬪鶡其儕求之不與恃與之昵輒持去少年追殺之開封當此人死安石駁曰按律公取竊取皆為盜此不與而彼攜以去是盜也追而殺之是捕盜也雖死當勿論遂劾府司失入府官不伏事下審刑大理皆以府斷為是詔放安石罪當詣閤門謝安石言我無罪不肯謝御史舉奏之置不問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除改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為自非大臣

欲傾側而為私則立法不當如此今大臣之弱者不敢
為陛下守法而彊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無敢
逆其意者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由是益與之忤以母
憂去終英宗世召不赴安石本楚士未知名於中朝以
韓呂二族為巨室欲借以取重故深與韓絳絳弟維及
呂公著友三人更游揚之名始盛神宗在藩邸維為記
室每講說見稱維曰此非維之說維之友王安石之說
也及為太子庶子又薦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甫即位

命知江寧府數月召為翰林學士兼侍講熙寧元年四月始造朝入對帝問為治所先對曰擇術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為高不可及爾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朕自惟眇躬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一日講席君_羊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與卿從容論議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

為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皋夔稷禹誠能為高宗則必有傳說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衆百年承平學者不為不多然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皋夔稷禹傳說之賢亦將為小人所蔽卷懷而去爾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為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皋夔稷禹亦安肯苟食其

祿以終身乎登州婦人惡其夫寢陋夜以刃斷之傷而不死獄上朝議皆當之死安石獨以律辨證之為合從謀殺傷減二等論帝從安石說遂著為令二年二月拜參知政事上謂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為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但後世所謂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為經術不可施於世務爾上問然則卿所施設以何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上以為然於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勾令

判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之安石令其黨呂惠卿預
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
諸役相繼並興號為新法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
下青苗法者以常平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
二分春散秋歛均輸法者以發運之職改為均輸假以
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從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
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保甲之法籍鄉村之民
二丁取一十家為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免役

之法據家貲高下各令出錢顧人充役下至單丁女戶
本來無役者亦一槩輸錢謂之助役錢市易之法聽人
賒貸縣官財貨以田宅或金帛為抵當出息十分之二
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保馬之法凡
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
其直使自市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力田之法以
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
為一方歲以九月令佐分地計量驗地土肥瘠定其色

號分為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稅數又有免行錢者約京師百物諸行利入厚薄皆令納錢與免行戶祇應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堰悉務興復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又增茶鹽之額又設措置河北糴使司廣積糧穀于臨流州縣以備饋運由是賦歛愈重而天下騷然矣御史中丞呂誨論安石過失十事帝為出誨安石薦呂公著代之韓琦諫疏至帝感悟欲從之安石求去司馬光答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怒

抗章自辨帝為巽辭謝令呂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之安石入謝因為上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勝天下流俗故與天下流俗相為重輕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權者與物相為重輕雖千鈞之物所加損不過銖兩而移今姦人欲敗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為於是陛下與流俗之權適爭輕重之時加銖兩之力則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權已歸于流俗

矣此所以紛紛也上以為然安石乃視事琦說不得行
安石與光素厚光援朋友責善之義三詔書反覆勸之
安石不樂帝用光副樞密光辭未拜而安石出命遂寢
公著雖為所引亦以請罷新法出潁州刺史劉述劉琦
錢顗孫昌齡王子韶程顗張戢陳夔陳薦謝景溫楊繪
劉摯諫官范純仁李常孫覺胡宗愈皆不得其言相繼
去驟用秀州推官李定為御史知制誥宋敏求李大臨
蘇頌封還詞頭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論定不孝皆罷

逐翰林學士范鎮三疏言青苗奪職致仕惠卿遭喪去
安石未知所託得曾布信任之亞於惠卿三年十二月
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春京東河北有烈風之異
民大恐帝批付中書令省事安靜以應天變放遣兩路
募夫責有司郡守不以上聞者安石執不下開封民避
保甲有截指斷腕者知府韓維言之帝問安石安石曰
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今士大夫睹新政尚
或紛然驚異況於二十萬戶百姓固有蠢愚為人所惑

動者宜應為此遂不敢一有所為邪帝曰民言合而聽之則勝亦不可不畏也東明民或遮宰相馬訴助役錢安石白帝曰知縣賈蕃乃范仲淹之壻好附流俗致民如是又曰治民當知其情偽利病不可示姑息若縱之便妄經省臺鳴鼓邀駕恃衆僥倖則非所以為政其疆辯背理率類此帝用韓維為中丞安石憾曩言指為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因維辭而止歐陽修乞致仕馮京請留之安石曰修附麗韓琦以琦為社稷臣如此人

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乃聽之
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安石謂不足以阻姦至此之共
繇靈臺郎尤瑛言天久陰星失度宜退安石即黥隸英
州唐垌本以安石引薦為諫官因請對極論其罪謫死
文彥博言市易與下爭利致華嶽山崩安石曰華山之
變殆天意為小人發市易之起自為細民久困以抑蕪
并爾於官何利焉闕其奏出彥博守魏於是呂公著韓
維安石藉以立聲譽者也歐陽修文彥博薦已者也富

弼韓琦用為侍從者也司馬光范鎮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遺力禮官議正大廟太祖東嚮之位安石獨定議還僖祖於祧廟議者合爭之弗得上元夕從駕乘馬入宣德門衛士訶止之策其馬安石怒上章請逮治御史蔡確言宿衛之士拱扈至尊而已宰相下馬非其處所應訶止帝卒為杖衛士斥內侍安石猶不平王韶開熙河奏功帝以安石主議解所服玉帶賜之七年春天下久旱饑民流離帝憂形於色對朝嗟嘆欲盡罷法度

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此不足貽聖
慮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此宜細事朕所以恐懼者
正為人事之未修爾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至出
不遜語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兩宮泣下憂京
師亂起以為天旱更失人心安石曰近臣不知為誰若
兩宮有言乃向經曹佾所為爾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
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為歸故京獨聞其言臣未之聞
也監安上門鄭俠上疏繪所見流民扶老攜幼困苦之

狀為圖以獻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俠又坐竄嶺南慈聖宣仁二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帝亦疑之遂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江陵府自禮部侍郎超九轉為吏部尚書呂惠卿服闋安石朝夕汲引之至是白為參知政事又乞召韓絳代已二人守其成謨不少失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而惠卿實欲自得政忌安石復來因鄭俠獄陷其弟安國又起李士寧獄以傾安石絳覺其意密白帝請召之八年二月

復拜相安石承命即倍道來三經義成加尚書左僕射
兼門下侍郎以子雱為龍圖閣直學士雱辭惠卿勸帝
允其請由是嫌隙愈著惠卿為蔡承禧所擊居家俟命
雱風御史中丞鄧綰復彈惠卿與知華亭縣張若濟為
姦利事置獄鞠之惠卿出守陳十月雱出東方詔求直
言及詢政事之未協於民者安石率同列疏言晉武帝
五年雱出軫十年又有李而其在位一十八年與乙巳
占所期不合蓋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

而已天文之變無窮上下傳會豈無偶合周公召公豈欺成王哉其言中宗享國日久則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不敢荒寧其言夏商多歷年所亦曰德而已裨竈言火而驗故禳之國僑不聽則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僑終不聽鄭亦不火有如裨竈未免妄誕況今星工哉所傳占書又世所禁謄寫為誤尤不可知陛下盛德至善非特賢於中宗周召所言則既閱而盡之矣豈須愚瞽復有所陳竊聞兩宮以此為憂望以臣等所言力

行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疾臥帝慰勉起之其黨謀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安石是其策帝喜其出悉從之時出師安南諜得其露布言中國行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濟安石怒自草敕榜詆之華亭獄久不成雋以屬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議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

獄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于陳惠卿以狀聞且訟安石曰安石盡棄所學隆尚縱橫之末數方命矯令罔上要君此數惡力行於年歲之間雖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又發安石私書曰無使上知者帝以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憤患疽發背死安石暴綰罪云為臣子弟求官及薦臣壻蔡卞遂與亨甫皆得罪綰始以附安石居言職及安石與呂惠卿相傾綰極力助攻惠卿上頗厭安石所為綰

懼失勢屢留之於上其言無所顧忌亨甫險薄諂事雱以進至是皆斥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幾務上益厭之罷為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明年改集禧觀使封舒國公屢乞還將相印元豐三年復拜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換特進改封荊哲宗立加司空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八贈太傅紹聖中謚曰文配享神宗廟庭崇寧三年又配食文宣王廟列于顏孟之次追封舒王欽宗時楊時以為

言詔停之高宗用趙鼎呂聰問言停宗廟配享削其王
封初安石訓釋詩書周禮既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
義晚居金陵又作字說多穿鑿傳會其流入於佛老一
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
說先儒傳註一切廢不用黜春秋之書不使列於學官
至戲目為斷爛朝報安石未貴時名震京師性不好華
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蜀人
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作辯姦論以

刺之謂王衍盧杞合為一人安石性強忤遇事無可否
自信所見執意不回至議變法而在廷交執不可安石
傳經義出已意辯論輒數百言衆不能詘甚者謂天變
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罷黜中外老成人幾
盡多用門下儂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復相歲餘罷
終神宗世不復召凡八年子雱

雱字元澤為人慄悍陰刻無所顧忌性敏甚未冠已著
書數萬言年十三得秦卒言洮河事歎曰此可撫而有

也使西夏得之則吾敵彊而邊患博矣其後王韶開熙河安石力主其議蓋兆於此舉進士調旌德尉雱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作策二十餘篇極論天下事又作老子訓傳及佛書義解亦數萬言時安石執政所用多少年雱亦欲預選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安石欲上知而自用乃以雱所作策及注道德經鏤板鬻于市遂傳達於上鄧綰曾布又力薦之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神宗數留與語受詔註

詩書義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書成遷龍圖閣直學士
以病辭不拜安石更張政事雱實導之常稱商鞅為豪
傑之士言不誅異議者法不行安石與程顥語雱囚首
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數為人
所阻故與程君議雱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頭于市則
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卒時纔三十三特贈左諫議
大夫

唐垌者以父任得官熙寧初上書云秦二世制於趙高

乃失之弱非失之彊神宗悅其言又云青苗法不行宜
斬大臣異議如韓琦者數人安石尤喜之薦使對賜進
士出身為崇文校書上薄其人除知錢塘縣安石欲留
之乃令鄧綰薦為御史遂除太子中允數月將用為諫
官安石疑其輕脫將背已立名不除職以本官同知諫
院非故事也垆果怒安石易已凡奏二十疏論時事皆
留中不出乃因百官起居日扣陛請對上令諭以他日
垆伏地不起遂召升殿垆至御坐前進曰臣所言皆大

臣不法請對陛下——陳之乃措笏展疏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坐聽劄子安石遲遲垆訶曰陛下前猶敢如此在外可知安石悚然而進垆大聲宣讀凡六十條大畧以安石專作威福曾布等表裏擅權天下但知憚安石威權不復知有陛下文彥博馮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事安石無異廝僕且讀且目珪珪慚懼俛首元絳薛向陳繹安石頤指氣使無異家奴張琥李定為安石爪牙臺官張商英乃安石鷹犬逆意者雖賢為不肖附已

者雖不肯為賢至詆為李林甫盧杞上屢止之垵慷慨
自若畧不退懾讀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衛士相顧失
色安石為之請去閣門糾其瀆亂朝儀貶潮州別駕鄧
綰申救之且自劾繆舉安石曰此素狂不足責改監廣
州軍資庫後徙吉州酒稅卒官

論曰朱熹嘗論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
經濟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為庶幾
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為先

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羣姦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此天下之公言也昔神宗欲命相問韓琦曰安石何如對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神宗不聽遂相安石嗚呼此雖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王安禮字和甫安石之弟也早登科從河東唐介辟熙寧中鄜延路城囉兀河東發民四萬負餉宣撫使韓絳

檄使佐役後帥呂公弼將從之安禮爭曰民兵不習武
事今毆之深入此不為寇所乘則凍餓而死爾宜亟罷
遣公弼用其言民得歸而他路遇敵者全軍皆覆公弼
執安禮手言曰四萬之衆豈偶然哉果有陰德相與共
之初絳專爵賞既上最多失實公弼以狀聞詔即河東
議功公弼將受之安禮曰宣撫使以宰相節制諸道且
許便宜封授一有不遘人猶得非之公藩臣乃欲隄進
功狀于非其任邪公弼遽辭遂薦安禮于朝神宗召對

欲驟用之安石當國辭以為著作佐郎崇文院校書他
日得見命之坐有司言八品官無賜坐者特命之遷直
集賢院出知潤州湖州召為開封府判官嘗偕尹奏事
既退獨留訪以天下事帝甚鄉納直舍人院同修起居
注蘇軾下御史獄勢危甚無敢救者安禮從容言自古
大度之主不以言語罪人軾以才自奮謂爵位可立取
顧錄錄如此其心不能無觖望今一旦致於理恐後世
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譴也行為卿貫之卿

第去勿漏言軾方賈怨於衆恐言者緣以害卿也李定
張璪皆擢使勿救安禮不答軾以故得輕比進知制誥
彗星見詔求直言安禮上疏曰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
上陛下有仁民愛物之心而澤不下究意者左右大臣
不均不直謂忠者為不忠不賢者為賢乘權射利者用
力殫於溝瘠取利究於園夫足以干陰陽而召星變願
察親近之行杜邪枉之門至於祈禳小數貶損舊章恐
非所以應天者帝覽數嘉歎諭之曰王珪欲使卿條具

朕嘗謂不應沮格人言人自壅障今以一指蔽目雖秦
革在前弗之見近習蔽其君何以異此卿當益自信以
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事至立斷前滯訟不得其情及具
按而未論者幾萬人安禮剖決未三月三獄院及畿赤
十九邑囚繫皆空書揭於府前遼使過而見之歎息誇
異帝聞之喜曰昔秦內史廖從容俎豆以奪由余之謀
今安禮能勤吏事駭動殊鄰於古無愧矣特升一階帝
數失皇子太史言民墓多迫京城故不利國嗣詔悉改

卜無慮數十萬計衆洵懼安禮諫曰文王卜世三十其政先於掩骼埋胔未聞遷人之冢以利其嗣者帝惻然而罷邏者連得匿名書告人不軌所涉百餘家帝付安禮曰亟治之安禮驗所指皆畧同最後一書加三人有姓薛者安禮喜曰吾得之矣呼問薛曰若豈有素不快者耶曰有持筆來售者拒之鞅鞅去其意似見銜即命捕訊果其所為也即梟其首于市不逮一人京師謂為神明宗室令駢以數十萬錢買妾久而斥歸之訴府督

元直安禮視妾既炙敗其面矣即奏言妾之所以直數十萬者以姿首也今炙敗之則不復可鬻此與炮烙之刑何異請勿理其直而加厚譴以為戒詔從之仍奪令駢俸後宮造油箔約三年損者反其價纔一年有損者中官持詣府請如約詞氣甚厲安禮曰庸詎非置之不得其地為風雨燥濕所壞耶苟如是民將無復得直約不可用也卒不追以是宗室中貴人皆憚之元豐四年初分三省置執政拜中大夫尚書右丞轉左丞王師問

罪夏國經原承受梁同奏轉運使葉康直餉米惡不可食帝大怒曰貴糴遠餉反不可用徒弊民力於道路康直可斬也安禮曰此一梁同之言疑未必實當按之乃遣判官張大寧與同參覈且械繫康直以俟既而不可用者什八九帝意解救康直是時伐夏不得志李憲又欲再舉帝以訪輔臣王珪曰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今捐錢鈔五百萬緡以供軍食有餘矣安禮曰鈔不可噉必變而為錢錢又變為芻糧今距西征之期纔兩月安

能集事帝曰李憲以為已有備彼宦者能如是卿等獨無意乎唐平淮蔡唯裴度謀議與主同今乃不出公卿而出於閹寺朕甚耻之安禮曰淮西三州爾有裴度之謀李光顏李愬之將然猶引天下之兵力厯歲而後定今夏氏之彊非淮蔡比憲材非度匹諸將非有光顏愬輩臣懼無以副聖意也帝悟而止後欲除憲節度使安禮又以為不可御史中丞舒亶上章詆執政且言尚書不置錄目有旨按吏罪安禮請取臺錄以為式乃與省

中同遂并列置他事置坐廢徐禧計議邊事安禮曰禧志大才疎必誤國及永樂敗書聞帝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少置獄蓋為是也久之御史張汝賢論其過以端明殿學士知江寧府汝賢亦罷元祐中加資政殿學士歷揚青蔡三州又為御史言失學士移舒州紹聖初還職知永興軍二年知太原府苦風痺臥帳中決事下不敢欺卒年六十二贈右銀青光祿大夫安禮偉風儀論事明辨常以經綸自任而闊畧細謹以故數詒口語云

王安國字平甫安禮之弟也幼敏悟未嘗從學而文詞
天成年十二出所作詩銘論賦數十篇示人語皆警拔
遂以文章聞于世士大夫交口譽之於書無所不通數
舉進士又舉茂材異等有司考其所獻序言為第一以
母喪不試廬于墓三年熙寧初韓絳薦其材行召試賜
及第除西京國子教授官滿至京師上以安石故賜對
帝曰卿學問通古今以漢文帝為何如王對曰三代以
後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爾對曰文帝

自代來入未央宮定變故俄頃呼吸間恐無才者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羣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義幾致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苻堅以蕞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刑法殺人致秦祚不傳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顓以堯舜三代為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爾帝默然不悅由是別無恩命止授崇文院校

書後改秘閣校理屢以新法力諫安石又質責曾布誤其兄深惡呂惠卿之姦先是安國教授西京頗溺於聲色安石在相位以書戒之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書曰亦願兄遠佞人惠卿銜之及安石罷相惠卿遂因鄭俠事陷安國坐奪官放歸田里詔以諭安石安石對使者泣下既而復其官命下而安國卒年四十七

論曰安石惡蘇軾而安禮救之昵惠卿而安國折之議者不以咎二弟也惟其當而已矣安禮為政有足稱者

安國早卒故不見於用云

宋史卷三百二十七

謹案卷三百二十六第七頁前一行撤其樓櫓徙
其甲兵以實新堡刊本櫓訛櫟徙訛從二行俯
瞰其地刊本俯訛傭今並改

第十頁前五行遂徙砦於生地骨堆刊本徙砦訛
砦徙今改

第二十一頁後五行雖悅不自飭而朝亦優容之
按文疑有訛

第二十一頁後七行以父任為殿前爭旨按爭旨

二字疑有訛

卷三百二十七第十三頁後八行鮮不為大姦慝
刊本慝訛心據蘇洵辯姦論改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

臣

何思鈞

謄錄監生

臣

許祖懷